

文学破圈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方法，笔者在这里就创作与评论这“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抛个砖。

劳动者的表达受追捧

从创作上来讲，今天的文坛，包括青年作家的创作，少了些生猛，多了些精致，尤其缺乏那种生活的粗砺感。这方面，不妨讲些非专业出身作家的例子。塞王的《无尘车间》（译林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范雨素的《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子禾的《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以及女性写作者作品集《最好朝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是最近一段时间反响比较好的作品。这类作品受读者追捧，就在于作者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勇气。他们以赤诚之心真切感知生活的疼痛与温度，将身体与灵魂融入现场，融入写作，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打开了世界。

《无尘车间》是作家塞王于2020年至2021年间，走进东莞工厂，前后耗时80余天，深入一线写出的作品。她在电子厂、模具厂、首饰厂里与工人一起生活，记录下普通工人的艰辛与挣扎。

胡安焉是闯入文坛的一匹黑马，用原生态的笔法，以极强的现实冲击力留存一份打工人的生活与心灵档案。他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曾连续7周位列豆瓣热门图书总榜榜首。作者最开始在豆瓣发表了《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成为网络爆款，后来很多媒体转载，扩大了影响力，之后《我在北京派快件》发表。

今年3月，这两篇文章和其他几篇一同收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在书中，作者算了一笔账，极富冲击力和现实感地写出了在算法社会里，资本对时间的切割。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很多，包括作者敏感细腻的内心与机械的工作之间是如何格格不入等等。可以说，这是一部阳光与阴影同在、展露生活粗糙质地的作品。胡安焉干过漫画编辑、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物流拣货员、快递员等工作，没有一份与作家有关，但是他却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他能破圈的原因何在？恰恰在于他从不“圈”中。

破圈的一体两面

进而想到不久前，评论家、作家房伟对青年作家培养模式的高校化、精英化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专业化写作让青年作家过早地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剥离出来，过早地进入了一个文学传帮带的“圈子”。显然，这给文学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一群“野生作家”异军突起，他们或借助于网络自媒体，或借助于文学网站，或借助于网络社交平台，不时给文坛吹来新风。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的思路也逐渐明晰，从创作上让文学实现破圈自然是一体两面：对那些“野生作家”“素人作者”乃至更广泛的大众，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激活他们对生活的感知、记录的热情、表达的渴望，让更多人有信心和勇气拿起笔，是一种从外向内的“破”；对那些以写作为业或以写作为志向的职业、准职业作家而言，则要从内向外地“破”。大家不能忘记，若没有对生活的附丽，“作家”的身份就只是一个名头。莫言早年是军人，余华早年是牙医，毕淑敏早年是军医，刘庆邦早年是矿工，作家自身生活的成色和质地，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当代文学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培育多样的创作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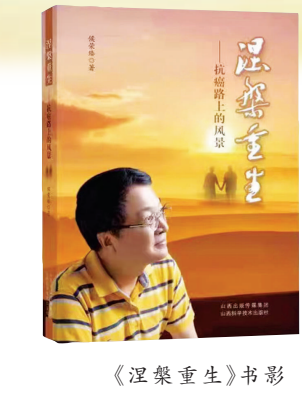
从评论方面讲，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曾对文学界和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现象级文本”，它们的特征是深深嵌入“公共性”“社会性”“国民性”，流通性极强，与读者、与时代的文学生活和精神生活，与重要的社会议题、社会思潮乃至价值观念的嬗变紧密相关。换个说法，“现象级文本”套用今天的话说，是不是就是“破圈的文本”？尽管当时的“圈”或大不同于今日。

总结“现象级文本”的共同点，或可发现，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写出了生活的粗砺感。这种粗砺感不是指美学上的粗糙，而是在捕捉生活、再现生活、想象生活方面，作家抓住了生活本质的东西——陷入泥潭的时刻，如何挣扎而起。我们今天能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如果有，我们的评论能否及时地发现并予以指认？如果没有，我们的评论如何引导、支持与鼓励这样的作品？或者说，如何培育诞生类似作品的文学生态、创作土壤、写作空间？在致敬或梳理曾给我们带来巨大影响的“现象级文本”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它曾给读者们的巨大触动——街谈巷议的热度或激荡人心的震撼，当然更对作家与读者、文学与公众亲密关系的缅怀和呼唤。我们期待着这串长长的名单，能继续延伸下去，填充进我们今天的时代之声。



《我在北京送快递》封面图

## 关于生命价值的多维深度思考 ——从文学视界解构《涅槃重生》



《涅槃重生》书影

徐大为

听朋友们说，侯荣臻所著《涅槃重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很畅销，印数究竟多少，期间有无再版，我没有去了解。

那还是在2015年春夏之交，忽有消息传来，说荣臻兄患了肺癌，手术很成功，之后间或有他逐渐康复的消息。直到我俩见面，我才知道，康复后的他有这样一部作品行将问世。“等书出版后，你给写篇书评吧。”彼时，容光焕发的荣臻兄对我说，全不似曾罹患重疾之人。

作品面世后，偶然可听到朋友们对《涅槃重生》的力荐，但评价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言说侯荣臻与疾病的抗争以及他在治疗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他对疾病和生命的态度，更有他抗癌的成功经历对众多癌症患者形成的积极影响。而《涅槃重生》的六篇序言，也是同样的内容，当然还有序作者对侯荣臻人生和工作的评价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如此，从哪个角度评说这部作品，便成为较长时间困扰我的问题。诚然，因了与疾病抗争的主题，人们自然会从这个角度切入，且无论话题延展到什么程度，依然跳脱不出这个范围。

我是媒体工作者，也是文学工作者。对荣臻兄罹患重疾的痛苦、抗争以及重生经历、宝贵经验的认知，自然不会比别人差到哪里去。何况本人也各种疾病缠身，虽然疾患不同，但却感同身受。所以，因为职业的熏染，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的视角自然也与他人不同。张平先生的序言开篇即云：“收到侯荣臻《涅槃重生》书稿，感觉生命的沉重，同时又为他诗意飞扬的文采感到欣慰。”

这就对了，张平先生是作家，他的视野自然离不开文学原点。既然是一部文学作品，我还是要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它、分析它、评价它，否则这部作品的文学意义就会被忽视，即使说得云山雾罩、海阔天空，也难以体现新意。

那么，《涅槃重生》是哪种体裁的作品呢？出版社和医疗界认为此书为医学类科普读物，这自然有他们的评判角度和认知原因。而我认为它既是实录性自传，也是文学性自传，以当下的文学体裁标准判断，就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虚构文学作品。

无疑，它是侯荣臻与疾病抗争过程的全记录。但这个记录过程，是由一个个关联紧密的故事和他对生命认知及思考的不断变化组成的。那么，在他的这部作品中，“诗意飞扬的文采”究竟是怎样的呢？自然，这些故事和他的思想变化及思考，离不开在疾患中的痛苦挣扎与人生的大彻大悟。关键是，作品的节奏，是随着他对由罹患疾病生发的种种联想而跳跃的。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故事化是现实趋于物质化、戏剧化的折射；是作者对文学作品故事性、启发性阅读需求的关照。但文学效应是一种超越现实、物质的形而上精神形态，它肩负着照亮社会和人生的“灯火”使命。

在创作过程中，作家是主体。面对表现对象——事件和人物，侯荣臻要按照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在《涅槃重生》中去创造自己的形象世界，去构架自己的灵魂时空。同时，作为表现对象的人物主体，他也有自己的形象、性格、思想，也要按照自己的本来面貌和精神，走进作品。而侯荣臻就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主体。对于他来讲，整部作品其实是一场灵魂之间的对话、博弈、融合，最后熔铸成他创造的形象。对于故事情节，侯荣臻同样有一个选择、改造、重建的过程，他要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按照作品中人物真实体现的要求，既需要忠实于时间过程和人物、事件本身，也需要对故事情节打碎重构，这在作品的第二、三、四部分有充分体现。越是真实、单纯的故



事——即使是充满苦难与艰辛——越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越有利于作品思想的表达。而那些怪异的、复杂的、夸张的、严密的情节，常常会过多地占领文本空间，削弱作品应有的思想和艺术。侯荣臻《涅槃重生》的叙事方法，恰恰巧妙地跃过了这个误区。

现实主义文学侧重如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倡导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其他创作方法，要善于广泛借鉴吸收，兼容并蓄，让创作方法更为丰富多样，呈现面目一新的艺术特色。在《涅槃重生》中，融入了侯荣臻的许多思考，面对疾病突降时的思考，面对艰难治疗过程时的思考，尤其是不可或缺的家庭对自己的人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家庭这种特有的强大基因，成为他与疾病抗争直至战胜疾病的重要精神支撑。侯荣臻的思考与认知贯穿于整部作品，他在与病魔斗争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经验，经过缜密的梳理和反思之后，成功转化为众多癌症患者科学看待疾病、理性认知疾病、勇敢战胜疾病的法宝和动力。这样的艺术手法和效果呈现，张扬出一种侯荣臻独有的积极向上、勇敢面对生命挑战的时代精神。这充分反映出，《涅槃重生》更注重作家主体的情感、思想、精神的表现，在面对苦难之时，更注重对世界、事物内在在本质、规律、奥秘的探寻，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意识、精神的凸显，而没有去简单追求苦难叙述和原始煽情，没有刻意关注故事情节的描述、编织。这种创作认知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白描、空白、诗意等手法有相通之处，与主体性理论可谓殊途同归。

《涅槃重生》让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那就是，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与文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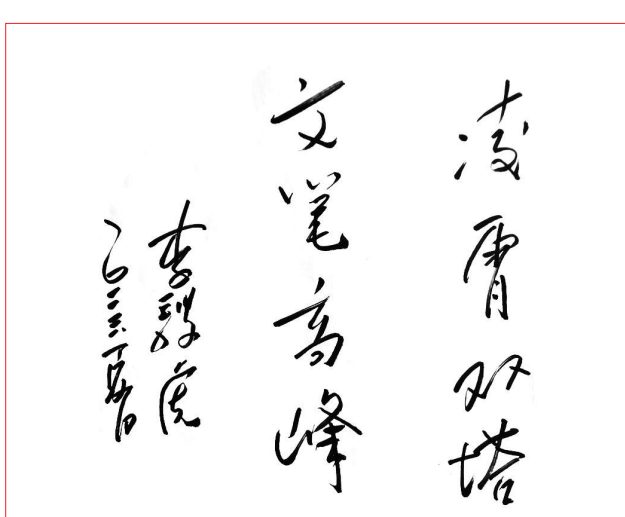
在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物深陷苦难与困惑当中，不能自拔、进退失据。因为塑造性格化、典型化人物难度太大，于是作品中的人物成了影子、木偶、理念，作品最核心的元素被动摇了。密不透风的情节挤压了人物、冲淡了思想、排斥了抒情。由此，能够明显看到，文学作品故事性向传奇性、戏剧性、复杂性、精微性方面的蔓延，改变了文学作品的整体构成与功能。首先是复杂的情节细节淹没了人物形象。人物被故事所牵制、支配，人物性格精神难以彰显，出现了众多意象化、理念化甚至物化的人物形象。其次是对思想意蕴的冲击。一个有序而完整的故事，往往会衍生出一个简单的主题，它排斥着作家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也排斥着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因此，最后造成创作方法的简单化。

而《涅槃重生》的书写与效果呈现恰恰相反。侯荣臻在与疾病进行不屈斗争后获得胜利的同时，也升华了他在写作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时的思想认知与创作理念。他采取的各种情节在作品中的多元穿插，并没有淡化作品本身的主题凸显，在一个个小主题的不断延展和挥发中，却凝聚出大主题的骨架与血肉。他以《涅槃重生》这部用生命抗争与思考铸就的人类与病魔斗争的作品，告诉它的阅读者们，文学作品创作中，故事情节自身的起承转合规律，不需要刻意、复杂的方法与手法，如此，无疑会降低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与品格。

听朋友们说，有很多患者购买了《涅槃重生》，将这部作品作为自己战胜癌症的生命指南。也许人们还不知道的是，侯荣臻长期热衷于公益事业，即使是在康复过程中用心血凝成的这部《涅槃重生》，也成为侯荣臻热心公益事业的一个窗口、一条路径。他从出版社购买了数量不少的《涅槃重生》，相继赠送给国家及省、市图书馆，并将其送往省内的许多医院和省会的一些高校。而送往医院的《涅槃重生》，不仅成为患者的精神支撑与战胜癌症的方法指南，还转化成为医疗机构的科研成果。

我所撰此文，是从文学视界解构《涅槃重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感觉到，侯荣臻所著《涅槃重生》的文学品质，无疑胜于他的其他作品。

如此说来，侯荣臻的生命连带他的这部作品，是真正地涅槃重生了。



凌霄双塔，文笔高峰。  
李骏虎 二〇二三夏日

李骏虎，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等。出版有《李骏虎作品集》（八卷本）及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母亲氏家》《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等，中短篇小说集《李骏虎小说选》（上、下卷）、《前面就是麦季》等，随笔集《比南方更南》《文明叶咏》，散文集《李骏虎文化散文——受伤的文明》《纸上阳光》，评论集《经典的背景》，诗集《冰河纪》。

第八届“著名作家看山西·太原行”采风团作家寄语刊载结束，感谢关注。  
——编者

## 信赖阅读

王安忆

阅读的第一要素，我想是信赖。  
相信我们所读到的东西，这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少年时期。那个年龄，心灵像一张白纸，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事情。书本给我们神圣的感觉，好比人生的老师。  
我们总是把书本上的话抄在日记本上，还总是将书本上的话赠来赠去。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影响的时期，是精神世界最初的建设时期。假如我们幸运地读到真正的好书，那么，一生都将受益无穷。

当我们逐渐成长起来之后，我们便也逐渐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它不仅来自于阅读，更来自直接的经验。  
假如我们依然热爱阅读，并且依然对阅读保持信赖，便会自觉地去芜存菁，选择那些真正的好书，前段时期阅读好书的经历帮助了我们，从人生中得到的真情实感也帮助了我们。  
阅读和阅历使我们几乎是本能地懂得哪些是好书，哪些是那种写作以诚实与信赖写下来的文字。我们仍然以信赖的态度读书，而这时候的信赖却是一种理性的信赖。  
晚年时的阅读信赖，我想应是建立在宽容之上。  
因为这时候的经验已经成熟到可与任何书本作一个比较，这是该作出结论的时期。  
假如前两个阶段我们保持了阅读的良好循环，这时便能够再上升一格。在持有自己的经验与结论的同时，善解并诚挚地去观看别的人生所得，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  
这时候，我们应当如同相信自己一样地去读书，书会和我们融为一体。我们其实也是在读着自己。  
这时候的自己，应该有一颗能够包容一切的心灵，读书就提供了这样的好机会。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人类写下的最好的那类书。



名家谈艺

## 提升认知 促进创作 ——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习收获

李翠萍

学习是生活的开悟，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不久前在太原举办，请来了著名作家、评论家进行文学专题授课，开放式、启发式地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加深了我对创作的理解和把握。不同文体的课程，以及同学间相互分享学习心得、交流自身的文学创作经验，都让我受益匪浅，进入了新的文学天地，领略到了文学的神奇、语言的魅力，也领悟到了文字的诗意和境界。

诗歌是我写作的主要文体，写作上或有平庸或有光亮闪烁，都是经历了心路历程的诗意行走。我在诗的形式、风格、题材、语言、意境等方面思考：语言是否有张力、有弹性、有穿透力，诗的节奏是否与心灵相契合，一句话抑或是整首诗语言的行走步态，选择一个词，这个词是否像一颗闪亮的钻石是多棱角的，经得起时间打磨，写出的作品是否具有时代价值等等。但由于对文学本质理解尚浅，创作方向迷茫，内心那份孤独感犹如脱线的风筝，创作达不到新时代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在听课中，我明白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都欠缺完善的知识体系，根据老师的建议去认识、去建构、去补充的过程中，问题相继暴露，也逐一得到解决。

我带着问题来寻找解决方法，印象最深的是改稿会环节，老师点评了我的一组诗，顿然，我似咬一口明月全身透亮，明白了写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如何破解，在探寻今后创作方向上也获得了启示。老师的讲解让我领悟到，阅读的东西有多广、有多深，思考得有多深邃，投射到文本的就有多丰富。比如，关于新诗的诗意，新诗没有形式的保障，每一

首新诗都是一首形式的创造，写作中要对诗意提出更高的要求。当一首新诗失去了形式的保障，我们如何证明自己所写的仍然是诗，这就需要把诗意作为一个关键的扭结点、一个中心。又如，新诗的诞生不只是为了表达诗意，也不只是为了抒情，它的本体是语言，新诗的写作是发展语言，用语言思考。写诗中机械性的、物理性的词汇如果太多，语言就会凝固。诗歌反对常识，是用语言创作激起一种陌生化的感知。诗歌是用语言的想象力来工作的。你能想象到哪个层面，诗歌语言的发展裂变以及更新可能就会到达哪个层面。文似看山不喜平，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新奇，从现象入手，仔细观察，洞察一切可能性；从人切入，升华或者思考，最后落脚到人性上。写的过程中下笔要慢，抒情要节制。再如，是诗还是诗歌，歌的要素在当代绝大多数人的笔下已经缺失，已经偏离了诗歌的本质。我对自己创作的是诗还是诗歌，以及写诗的内核，有了清楚的认识与认知。深耕古今佳作，容蓄中外经典，捕捉现实生活，提高诗学修养，重视古典与传承，将古典文学、美学、哲学，很好地融化于自己对现代诗歌的探索之中，让人性的诗意、思想的火花、生活的美感在笔下闪光。

老师们的讲授使我矫正了文学道路上的视线，最关键的是，我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认知，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理解。有幸以文学为伴，心灵不再惆怅、不再迷茫，可以安静地去创作，在诗歌里徜徉。可以用自己所理解的所喜欢的方式，静静走人生，慢慢悟生活，追求生命的真谛，追求生活的

饱满，追求人生的成熟，这是在高级研修班学习的最大收获。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拓宽了视野，我切身感知到文学带给我的那份真诚、情怀。培训还安排了一堂社会实践课程——参观山西文学博物馆。走进山西文学博物馆，随处可见古朴考究的人字形屋檐、精细的木制雕刻、岁久年深的大树。这一切正随着光影的转移而变幻着色彩，让我忍不住驻足观望和沉思。馆里陈列着山西老一辈作家的书籍、画像，摆放着山西各地市发行的刊物，展示着山西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人物。这里曾是山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地，庭院里草木葱茏、建筑厚重，历史沉淀下来的文艺气质，让我在繁华都市中找到了一处灵魂栖息地和文学归宿地。移步赵树理旧居，这是一面围墙的三合院结构，青堂瓦舍，砖木结构，坐北朝南，整体建筑是晚清风格。里面陈设有赵树理先生的生活用品，还有他的小说原稿、照片等珍贵文物。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似乎正在面对聆听老作家的教诲。如果时光可以折叠，我希望可以将自己折叠于此，徜徉在有书籍、有笔墨的时光里。山西文学厚重的历史，让我迷茫的心变得坚定，让我浮躁的心变得雅致，让我即便在大雨漫卷的风中，也能看到彩虹的绚烂和花开的灿然，更让我轻装前行，在诗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风景万千。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再出发，为了走得更远、更稳健。我将把这份弥足珍贵的人生体验，投入并体现在以后的创作中。

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